

翻遍所有传销窝点 老爸也要找到你!

两年前,儿子从南京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后就神秘失踪了。为了能接到儿子的电话,两年来,他的手机从未关机。如今,儿子依旧音信全无,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南京寻子,他发誓,要翻遍南京每一个传销窝点!

谈起儿子老泪纵横

昨天上午,一辆破旧的电动自行车停在洪武路非机动车道上,眉头紧锁的金福全弯着腰,脸色蜡黄。每到一处人多的地方,他总会把车停下,在路边盯着来来往往的年轻人。

一拨又一拨的人群过后,金福全显得有些失望,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印有儿子照片的纸,贴在附近的路灯杆上。金福全贴的是“寻人启事”,要找的人正是失踪两年的儿子。

金福全是辽宁锦州市义县罗家屯满族乡荒地村人。他儿子叫金鑫,今年23岁。说起儿子,金福全这个年近六旬的汉子禁不住眼泪直流。

2005年秋收后,金福全安排已经成家的大儿子留守老家,他带着刚满20岁的二儿子金鑫到秦皇岛闯世界。金福全相信,挺聪明的二儿子一定能在外面闯出一番事业来。

一开始,父子俩在秦皇岛码头做零工。手里有了一



金福全正在张贴寻人启事

些积蓄后,金福全便让儿子在码头附近支起一个烧烤摊。生意虽不是很红火,但也算过得去。2006年初,金福全在秦皇岛一家大公司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,可烧烤摊生意却日渐萧条,父子俩商量后,金鑫独自一人到天津去做烧烤生意。

儿子突然打来求助电话

没想到,自从金鑫离开秦皇岛后,便没了音信。金鑫离开的半年时间里,金福全一直都期盼着听到他的消息。金福全觉得,儿子头脑灵活,开店做生意肯定没问题。

日思夜想,2006年6月17日,金福全的手机响了,电话那头终于传来金鑫的声音,可没讲两句,儿子就挂了电话。

儿子终于来电了,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,金福全却

快报记者 唐伟超 摄

从此整天眉头紧锁。金福全回忆说,在那次电话里,金鑫说他在天津,身上只有20块钱了,希望老爸爸能帮助他,“我明显感觉到他说话支支吾吾的,好像被人控制了,还没说完就挂了”。

挂断电话后,金福全感觉不对劲,来电显示的是南京区号,儿子怎么说自己在天津呢。担心儿子的安危,金福全立即从单位请假,到南京寻找儿子。由于不小心将儿子打来电话的号码弄丢,到了南京后,他只好在汽车站和火车站等人多的地方碰运气,可始终没发现金鑫的身影。眼看盘缠所剩无几,金福全只好暂时回到秦皇岛,等儿子的下一个电话。

没钱吃饭也要充话费

让金福全没想到的是,

快报记者 李绍富

这一等就是两年,儿子再也沒来过电话。两年来,金福全没睡过一夜好觉。

两个月前,金福全决定开始全国搜寻,南京自然是寻找的重点。“不管到哪里,我都用原来他知道的手机号码,没钱了,不吃饭也要给手机充话费,我担心他落入坏人手中。”金福全说。

来南京后,为节省费用,金福全在栖霞区化纤新村租了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居住,并从二手市场买了一辆电动车。两个多月以来,金福全每天一大早就骑着那辆破旧的电动车,带着一沓寻人启事,满大街寻找儿子。

可是两个月下来,一点效果也没有。

翻遍传销窝点找儿子

有好心人知道金福全在寻找儿子后,提醒他注意传销窝点,他儿子很可能陷入传销网络了。“下一步,我的重点就是打探南京的传销窝点,每打探到一处,我就设法混进去找鑫儿,找完南京的传销窝点,我就去别处找!”

金福全说,金鑫身高1.61米左右,东北口音,体型偏瘦。“我相信他还活着,我一定会找到他的!”说完,金福全往新街口步行街方向走去。

快报记者 李绍富

小姐一声召唤 卖淫变成聚众淫乱

看到老同学高和一直闷闷不乐,杨强和另外两个同学决定给他找点乐子。一番商量之后,他们决定找个小姐给高和。不过,小姐来到后,杨强等人也按捺不住,他们在门外偷窥时,小姐趁机召唤他们,五个人很快玩起了“游戏”。

这场荒诞的聚会最终以涉嫌聚众淫乱罪收场。

找小姐逗同学开心

高和与杨强等人是中学同学,读书时期,四人就号称好哥们。几年之后,他们都踏入了社会。高和混得很不好,靠开马达为生。由于收入不高,一直没有女朋友。看到杨强他们春风得意,高和一直郁郁寡欢。

杨强等三个兄弟知道高和的窘境,也挺着急,每次聚在一起,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逗高和开心。

今年4月12日中午,三个人聚在曹来家,商量怎样让高和开心一下。“要不然我们给他找个小姐,你看他一直没女人。”杨强的这个提议得到另外两人拍手称赞。

眼看高和马上就要来了,杨强赶紧找到了小姐阿丽。阿丽今年24岁,在南京一家洗浴中心做卖淫女。

酒后乱性聚众淫乱

到了下午两点多,五个人在曹来家碰头了。为了活跃气氛,几人还买来了白酒和啤酒助兴。酒桌上,五人谈笑风生,曹来和另一个同学郭祥还当场脱掉了阿丽上身的衣服。随后,他们又将阿丽抬到卧室里,把她剩下的衣服全部扒掉。

一切准备就绪后,曹来和

郭祥退了出去,高和在他们的笑声中进入房间。房门并没有关死,还留着一条缝,其他三个人透过门缝往里面瞧。

“你们别在外面看了,都给我一起进来吧!”里面的阿丽叫了一声,三个人迅速跑进房内。不一会,曹来和郭祥脱得一丝不挂,杨强只剩下一条内裤。“要不我在一旁看吧,你们先玩。”杨强说完后,四个光溜溜的人卷成一团。

小姐报警自投罗网

事后,阿丽躺在地上,杨强等人都退了出去,但是高和迟迟不肯离开。他还想继续,不过被阿丽拒绝了。

“你又不付钱,我才不要!”为了让高和打消念头,阿丽不屑地说。看到阿丽鄙夷的眼神,高和恼羞成怒,动手打人。

“他不但打我,还用脚踩我的头跟脸。外面的人劝他,他也不听,还用酒瓶砸自己的头。”阿丽说。

这场“聚会”在吵闹中落幕。在回去的路上,阿丽越想越生气,“我不能这么便宜他们!”

警方迅速赶到,并抓到了杨强和郭祥,曹来听到风声后也归案了,高和至今在逃。通过调查,警方发现几人的行为并不构成强奸,反倒是阿丽的行为,已构成聚众淫乱罪,迅速将她抓获,自投罗网的她懊悔不已。

近日,阿丽以涉嫌聚众淫乱罪被下关区检察院批准逮捕,杨强等人另案处理。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通讯员 孟军 张东青
快报记者 李梦雅

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,我该如何选择



都是工作。听我说这里买东西不方便,临走时,他对我说:“你以后想吃什么,随时给我打电话,我给你送过来。”

第二天,我还没给他打电话,他就买了一大包东西上门了。第三天,他又邀请我去他的公司参观。我发现,他没骗我,他真是做软件的,还是一个主管。没几天,他又带我去了一趟徐州,见了他的父母和姐姐,他告诉我:“我这么做,是希望你知道,我对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,我对你是认真的。”

一周之后,我从宿舍搬了出来,与他同居了。说句心里话,我不是很爱他,但很依赖他。接下来的一段日子,很轻松,很甜蜜……他几乎天天在外面吃。哪一家店新开张了,他一定会带我去吃。

他主外,忙上班。我主内,打扫卫生做家务。偶尔,我还会做几道拿手菜给他吃,他最爱吃我做的炖猪手。

我对他更多的是挑剔

国庆节之后,他去江宁一家公司上班了。与此同时,我怀孕了,还出现先兆性流产症状,医生让我在家保胎。这段时间,我们开始出现分歧。

到了新公司,他的压力很大,心情也不好,对我没有以前体贴。上班路途远了,他每天清晨6点就要出门赶班车,晚上10点钟才到家,有时累得倒头就睡,还打呼噜。我就经常半夜把他弄醒。他很生气,怪我不理解他,说他明天还要上班。我每次就哭,告诉他:“你打呼噜,我睡不着。”

“你好,养身体,我努力挣钱,养你养儿子。”半个月之后,他决定把我送回老家,托他父母照顾。不过,我与他父母相处不来,元旦时提前回去了。这个时候,他恰巧去上

海出差。

1月11日,他从上海赶回南京看我,我住进了一个同事家里,还故意不接他的电话,我还买了1月12日的火车票,准备回重庆老家。反正,我就想故意气他。

“对不起,这段时间冷落了你,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这次是专门回来看你的……”打不通电话,他就发短信给我。看了他的短信,我泪流满面,我知道他很爱我。第二天,我还是执意踏上返程之程,上车前,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。他买了一包好吃的,赶到车站送我,还在我包里塞了1000元钱。

我一次又一次被他感动,但这种感动稍纵即逝。我对他更多的是挑剔。他换工作之后,年终奖没拿到,经济不如以前宽裕,除夕前一个晚上,我们为此在电话里吵了半个小时。

我爱上了大学生

我对大伟的过分挑剔,是因为我爱上了别人。在我们争吵的日子里,我的心里一直在想念那个人。

那个人叫李俊,今年21岁,在南京某大学念大三。我和他是在回老家的路上认识的。当天,我与他同乘一列火车,并肩而坐。我们一见钟情。他个子高高的,不胖不瘦,很帅气。一路上,我们聊得很开心。到了终点,那一节车厢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,也许太累了,我就靠在他的肩膀上睡了。那种感觉真好,我找到了初恋的滋味。

到了重庆之后,李俊又帮我买车票,送我上大巴。后来,我们一直保持电话联系,他告诉我,他喜欢我。我也爱上了他。但我向他隐瞒了我怀孕的事实。

在回南京之前,我们相约

在重庆玩两天。我们像一对恋人一样,逛重庆古镇,去游乐场玩。他一路上紧紧拉着我的手,还把我的行李全背在了身上,我很受宠。

2月14日,他还买了一枝玫瑰送我。我接受了,因为我已经决定与大伟分手。不过,我心底也闪过一丝犹豫,毕竟大伟对我不错,我的肚子里还怀有他的骨肉。

然而,相比之下,我更爱眼前这个朝气蓬勃的大学生。李俊毕竟还小,他抚摸着我隆起的小肚子,说:“你什么都好,就是小肚子有一点大。”他竟丝毫没有察觉到我怀孕了。

为了大学生,我打掉孩子

2月17日,我提前一个先回到了南京。回南京之前,我给大伟打了个电话,告诉他我手机没话费了,叫他直接来车站接我。不过,他失约了。直到我到楼下,他才下楼帮我提行李。

上了楼,他告诉我,在徐州给我租了一套房子,紧挨在他姐姐家附近,方便姐姐照顾我。我立即反对,他没与我商量,就自作主张,更何况我已经有了分手念头。

我终究没有接受大伟的安排。我找了一份工作,搬去了公司宿舍。2月27日,我还打电话骗他,孩子已经做掉了,我去了上海。此后,我还经常以工作繁忙为由,推接他的电话。

其实,孩子没做掉,我也没去上海,我去火车站,接李俊去了。我和李俊同居在一起。不过,看着一天天隆起的小腹,我还是很担心。纸终究包不住火。

3月25日,我决定做引产手术。我一个人去了医院。刚巧,大伟给我打来了电话,

他不知道我正准备引产,还一遍遍安慰我:“孩子没有了,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。”我迟疑了一下,但还是决定引产。

晚上11点,我睡得蒙蒙眬眬的,突然感觉有人在轻轻抚摸我的脸,睁开眼睛一看,原来是大伟。得知我刚刚做了引产手术,他哭了,哭得很伤心。那个时候,我心里很内疚。

因为手机没电,他借我手机打了一个电话,结果无意看到李俊发给我的亲密短信息,他悄悄地以我弟弟名义,给李俊打了一个电话,套出了我和李俊的暧昧关系。

李俊知道我住在医院之后,也连夜赶了过来。原本以为他知道真相之后,一定会骂我,然后离我而去,没想到他和大伟一个也不肯让步,两个男人站在我床边,让我作一个选择。我让李俊先回去了,因为孩子是大伟的,大伟该留下来。

我的选择错了吗

不过,出院时,我没告诉大伟,李俊悄悄接我出院,并把我安排到了一个大伟不知道的住处。大伟像发了疯似的,请了10天假,连班也不上了,到处找我。他说:“孩子没有了,我不能再没有你了。”

我又动摇了。当他找不到我,绝望地回老家时,我也追了过去,我答应继续跟他在一起。等他情绪稳定之后,我们一起回到南京,他上班,我就住在他的江宁宿舍。不过,我发现自己的不爱他了,不让他再碰我。

大伟担心我和李俊藕断丝连,每天回去都翻看我的手机,让我很反感。与此同时,李俊也在到处找我。在江宁住了3天,我回到南京。李俊担心再失去我,就给我换了一个手

机号码。他也逮到机会就翻我手机,看我个人信息,我也很反感。

我觉得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真的好累。我决定与大伟彻底分手。大伟很生气,他砸烂了我的手机,又扇了我一耳光,骂我是“贱货”。

我没做声,我知道自己理亏。不过,他第二天就后悔了,打电话道歉,还约我见面。我答应了,出于报复的心理,我记恨他打我又骂我,当天我拿了他1000元钱!也许,他也意识到我真的不爱他了,至今他没再联系我。

如今,我跟李俊在一起。照理,没了障碍,我们发展得应该更顺利。不过,事实恰恰相反。

李俊空余时间电话一个接一个打给我,短信一条接一条,我不希望两个人整天粘在一起。他还是经常翻我手机,用质疑的口气问我:“有没有跟他在一起?”他很不放心我,我很累。

跟李俊在一起的日子,我的脾气越变越坏,我经常想,等他毕业之后,我们还能否走到一起。我担心我变老的时候,他又会爱上别人。每每此时,我会情不自禁想起大伟。上周,我给李俊买T恤时,我就在想,大伟穿什么号?这件衣服穿在他身上会是什么样?也许,我爱李俊,我更依赖大伟吧!

(文中姓名皆为化名)
快报记者 钟晓敏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又无从诉说,我们将聆听你的倾诉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